

我的故鄉

陳清裕

若有人問起我的故鄉佇佢位？我攞會共伊講：「我有兩個故鄉。」咦？哪會按呢？認真講——起來這嘛無啥物奇怪，我是佇彰化埔鹽(Poo-iâm)的火燒庄出世——的，毋過猶未度晬(tōo-tsè)，就佢爸母兄姊規家伙仔，搬到臺北瑞芳的一坑仔(It-khenn-á)趁食，我嘛蹠佇遐(hia)大漢，就是按呢我毋才講：我有兩個故鄉。

頭一个故鄉：埔鹽的火燒庄。遐干焦是我佇咧紅嬰仔的時蹠較無一冬，實在無啥物印象，毋過，阮猶有一間佢親情(tsiân)公家起的祖厝佇遐，三不五時仔嘛會轉去行行——咧，遐的厝邊隔壁攞佢阮爸母較熟似，到阮這代就較無相捌。遐算起來是傳統的農村，賭一寡仔年歲較大的，猶有咧種田，少年的攞出外拍拚較濟。遐的地勢較曠闊(khòng-khuah)，向東遠遠看，有看著八卦山脈，賭的三向攞是平地。講——起來嘛真歹勢(pháinn-sè)，我毋知影埔鹽的地名按怎號來的，抑若火燒庄的地名，照我所了解是彼个所在古早時代有咧燒瓦(hi ā)，才叫做火燒庄，隔壁的庄頭是號做瓦窯。

第二个故鄉：瑞芳的一坑仔。我對度晬前就佇遐大漢，一直到娶某了後攞是蹠佇遐，所以對遐有較清楚。瑞芳的景色真嬌，三片(pīng)有山，一片是海，閣有一條雞籠河流過鎮——裡，佢雞籠、貢仔寮、雙溪猶有平溪相隔壁，規年的雨水真濟。瑞芳的地名聽講是古早時代，第一間簞(kām)仔店的店名，演變做地名的，一坑仔的地名是因為遐有一个炭空號做一坑，這馬，這個簞仔店佢一坑炭空口攞總揣無——囉。從(tsing)日本時代到一、二十年前，瑞芳是咱臺灣上有名的礦鎮，有金礦、銅礦佢炭礦，金礦佇九份仔上濟，銅礦是佇金瓜石仔出產，若是炭礦佇瑞芳鎮——裡就一四界攞有。毋過，金、銅愈掘愈少，炭空嘛愈掘愈深，生產成本就愈來愈懸，按呢就無法度佢進口塗炭相比並(pí-phīng)，礦產公司差不多攞收了了——囉。

「雞籠河」的景色嘛真嬌，伊的溪底是上早有人發現沙金，才開始對伊的源頭去揣著九份仔的金礦區。以早規條溪咧洗塗炭，攞烏趁趁(oo-sô-sô)，這馬炭礦較少，溪水一日比一日較清，這種情形佇咧臺灣嘛真稀罕。環境嘛綴(tuè)時代一直咧變化，阮細漢的時猶有「瑞濱海水浴場」會當泗水佢耍(sng)海沙，青色的海水佢金色的海沙埔實在真嬌。毋過從濱海公路開了後，海邊擲(tàn)足濟紅毛塗的肉粽，原來的沙埔煞無——去囉。細漢的囡仔伴，嘛是規臺灣溜溜去，猶留佇瑞芳嘛賭無佻濟——矣。

南秀山的大石頭

尤東林

南秀山的坑坎內有一粒千年的大石頭，幾千年來，伊毋驚風也毋驚雨，猶原「老神在在」。有真濟人來遮迤迤，就是為著欲看伊的廬山真面目。南秀山也因為有這粒石頭，變甲「頂港有名聲，下港有出名」，逐禮拜日，遊覽車一臺接一臺，比北港媽祖廟閣較鬧熱。附近的土地也綴咧漲懸價，連較早無人踏跤到的草埔仔，停一下車--咧，嘛愛百五籊。較早的草寮仔，這馬毋是變做土雞仔城，就是變做KTV，規个南秀山煞袂輸一个小城市--咧。

彼粒大石頭逐工都感覺真光彩，想講伊這馬是南秀山的主角，莫(mài)講喝水會堅凍(kian-tàng)，南秀山的大大細細，攏著愛看伊的面色，所以伊嘛變甲足 ā ng聲，不時就咧恥笑伊邊仔遐的細漢--的，伊講：「恁有影有夠無路用--neh，見若落一下仔雨，恁就綴雨水咧四界流浪，命運完全受別人的控制，性命一點仔意義都無。」遐的細粒石頭予伊按呢一下講，逐家攏恬恬毋敢出聲，毋過逐家心內攏知影，囍俳(hiau-pai)是無落魄的久，逐家攏等咧看好戲。

無佸久，大石頭附近的樹仔攏予人剝甲光光光，規支山親像拄仔剃渡(thì-tōo)的和尚仝款。當時仔聽講就是有財團欲佇遮開一間五星級的飯店。大石頭聽--著，歡喜甲臍(tsai)強欲歪--去，想袂到伊會衝(tshing)甲連財團都倚--來。一個月後，摠塗機、怪手、工程車攏齊(tsiâu)到，一睏頭的時間，無兩下手，大石頭倚靠的山坪，就予人挖甲平平平，賭大石頭一籊槌槌 (tshāi)佇遐，仙看都袂慣勢，真無自然。這是南秀山自盤古開天以來，[予人](hōng)跔(thún)踏甲上工夫的一擺，伊較早穿的彼軀(su)青piàng piàng的婧衫，這馬攏[予人]褪(thng)光光--去矣。

面模仔齊變。大石頭嘛予上游遐的水流石「倒厝(khau)正削」、接載(tsih-tsai)袂牢，石頭煞變甲足冇(phann)，落尾仔風化去，毋是變成砂仔，就是變成細粒石頭。

俗語講：「人勢(gâu)，袂堪得天做對頭。」我想：「石頭較勢，嘛袂堪得人做對頭。」

點心

Flyfish

因為阿公誠愛食點心，特別是甜--的，從細漢我就有食點心的慣勢，親像『khu-li-muh』(cream)，也就是人講的「紅豆餅」、「車輪餅」。逐擺阿公欲出門進前，攞會問阮遮的囡仔欲食『khu-li-muh』--的，抑是包紅豆--的？『銅鑼燒』是阿公上愛--的，袂輸予日本的「Doraemon」--咧。

佇我閣足細漢的時，逐工攞會有一个阿伯揀(sak)一臺車來賣豆花，那賣閣那大聲喝：「豆花！豆花！」伊的聲實在是中氣十足，若佇透早來，我攞會予伊的聲叫醒。有一斗(táu)，毋知是伊真正傷早來，抑是我真正傷愛睏，我聽著伊的喝聲，煞對二樓衝--落來，嘛仝款大聲共伊喝講：「你敢會使較細聲--咧？我閣咧睏--呢！」這件代誌一直到這馬，閣定定予厝--裡的人講來笑我「刺耙耙」，毋過現此時想--起來，伊做的豆花確實好食。

我讀國校仔的時，逐工透早阿媽攞會騎『oo-tóo-bái』載我去學校上課，逐擺經過菜市仔，阿媽就會停落來買寡物件予我做早頓，像一罐『金蘋果』抑是『金椰子』，閣加一包六塊賣十箍的雞卵糕。去到學校，我就佻同學那食那迢迢。彼雞卵糕有真濟無仝款的造型，親像手銃、龜、象，猶閣有卵，敢若真正的雞卵遐大。逐斗若食著動物--的，攞會想講欲按佻位開始食較好，是龜的跔，抑是象長長的鼻，阮閣會相招提手銃piàng來piàng去，實在真心適。

等到我讀國中的時，逐工放學了後，就隨愛趕去補習，身軀洗了閣攞袂赴通食暗頓。阿媽驚我腹肚會枵，攞會去廟口的冰店買一甌(au)木瓜牛奶，有時仔佻「烘siok-pháng」，有時仔是「蔥仔餅」，予我紮去教室做點心。仝款是金黃的色水，外表淡薄仔臭火焦臭火焦，食--起來是酥軟仔酥軟又閣芳貢貢，想著閣真懷念。

點心有真濟款，嘛差不多全世界的人攞有食點心的慣勢。若有看『bàng-kah』「Doraemon」--的就知，逐工『大雄』媽媽攞愛準備點心予食，這是日本。英國閣毋免講，逐日下晡攞固定愛啖『下午茶』，彼已經是自古以來的生活慣勢，毋但(m̄-nā)啖茶爾，閣愛食「茶點」，『約克夏布丁』(Yorkshire pudding)就是英國誠出名的下晡茶點心。

逐个人應該攞有陪伴家己佻記錄一段時間的一款點心，親像『乖乖』佻『蝦味先』應該是阮這代共同童年的記持(tî)，啊你的是啥物--咧？